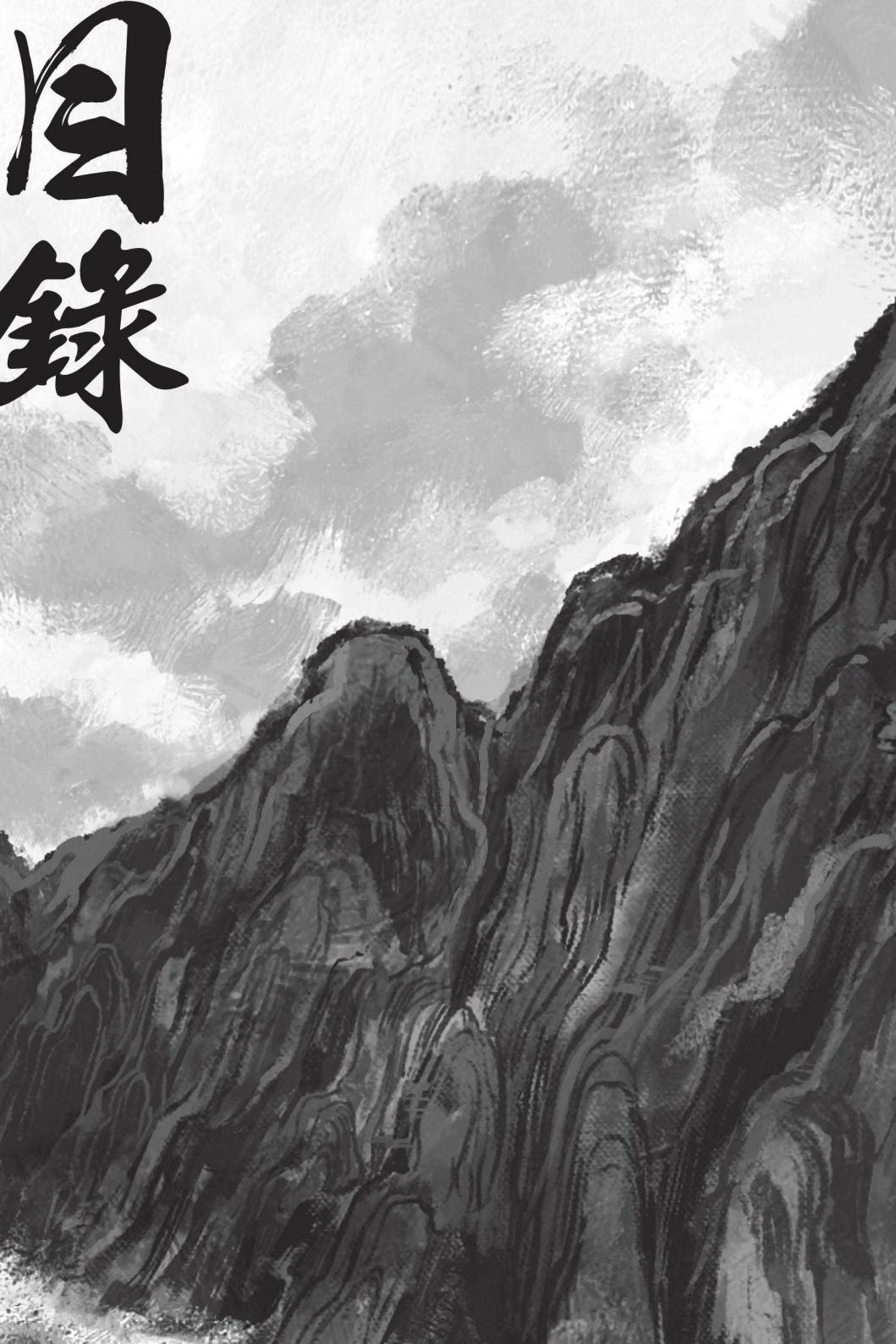


禁盜 ·塵緣·起

玄黃 著

日
記



壹	—	瓷瓶裡的饕餮	5
貳	—	九龍逍遙茶	25
參	—	茶鬥	54
肆	—	洞內一線天	83
伍	—	杏汁白菜豬肺湯以形補形	116
陸	—	崛起	149
柒	—	人造人	176
捌	—	相遇	205
玖	—	拍賣會	241
拾	—	走鏢	261
拾壹	—	開棺搶救	290
拾貳	—	羔羊的器官	315

拾參	狗咬狗	333
拾肆	雪中送水	352
拾伍	返老還童	376
拾陸	靈猴採梅	399
拾柒	情孽一場	426
拾捌	活死人	445
拾玖	內憂外患	480
廿	必要之惡	506
廿壹	重返一線天	537
廿貳	蓬萊仙島	557
	後記	594



壹

瓷瓶裡的饕餮

南

海一帶聚集了不少倭寇和海盜，每逢眉月之夜，他們都會到沿岸的鎮縣大肆搶掠。

是夜細雨霏霏，海上眉月沐清風，博羅縣對開的南海卻風平浪靜，始終不見任何人影。

儘管如此，頌友鏢局的鏢師仍然堅守崗位，坐夜的坐夜、護院的護院、巡邏的巡邏……他們都清楚知道，倭寇中最具聲威的海饕幫，一向來去無影，不動則已，一動則風起雲湧。

「三師兄，現在已是子時，賊寇們怎麼還沒出現，難道他們臨時改了航道，打算自東岸來襲？」一名瘦薄少年問道。

「你入世未深，自然不曉得，這是大事發生的先兆，就像暴風雨來臨前夕，天色往往總是格外風和日麗。你日後行鏢走水路時，就能體會得到。」中年男子平靜地道。

「何止是暴風雨？看來老子我今晚非要出手不可。」一把低沉的男聲伴隨習習風聲傳來，屋簷上，只見一名全黑打扮的中年男子負手站立。那黑衣人手持哭喪棒，腰間掛有一個腳鐸手銬，膚色黝黑，

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dynamic, abstract painting. It features a range of hills or mountains in the foreground, rendered in shades of purple, blue, and green. Behind them, the landscape opens up into a valley with rolling hills and fields, depicted in warm tones of orange, yellow, and red. The sky above is a bright, pale yellow or white,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.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energy and movement.

陸 —— 崛起

棋

局後的當晚，個個盡興而歸。

師至鳴沏茶興致復發，起手繼續烹他的茶，卻礙於普洱茶葉已舊，以及白天已品嘗過黑茶的緣故，決定換上芬芳濃郁的鳳凰單欖。

師至鳴沖洗著紫砂壺，心神恍惚，想起蔡襄於《茶錄》談到的「茶色白，宜黑盞」。

宋代鬥茶的標準以白茶為上，為了凸顯湯花和湯痕的色澤，鬥茶行家都會用上黑色的茶盞，當中以出自建安的黑盞，最得他們歡心。

想及於此，師至鳴正輕柔地拭乾紫砂壺的手，像是觸電般頓了頓，更在電光火石間消失了身影。過了良久，才再次現身於書房門前，手裡卻多了一黑釉盞，盞上盡佈絲絲細紋，當真儼如兔毫。

師至鳴不勝自喜，把玩著建安黑盞，宛如發現了新玩具的孩童，當晚更以此獨個兒沖泡著單欖茶，泡完即嚐，品後再沏，直至夜深。



拾捌 ——
活死人

正 值大寒的海饗島萬物凋零，種植在某庭園裡的山茶花樹卻繁花似錦，茶花乘風翩躚之姿光彩耀目，不比三丈外旖旎從風的朵朵梅花遜色，「花中嬌客」之名果真名不虛傳。

在寒天裡傲然屹立的，還有四季常綠的松樹。一抹晨暉下，結滿在枝梢上的褐色松果泛著金光，隨風輕擺，搖搖欲墜。塔一般的松果，一瓣一瓣卻又挺拔外露，松子則藏在層層瓣裡；自那數隻正覓食中的數隻松鼠看去，比起冬梅和茶花都要誘人。

「嗒嗒嗒——」一陣凜風吹來，只見拳頭大的松塔，逐一墜落在新雪之上，聲如貫珠，落聲未逝，松鼠們已是手足晃個不停，瞬間閃身至松樹下，兩手捧起囊中物再竄身回巢。

「踏踏踏踏——」正樂不可支的松鼠，忽被一連串急促的腳步聲驚散；自今天早上開始，小廝已無數次進出庭院內的廂房，好不熱鬧，與此刻室內的沉寂氣氛格格不入。

廂房內的家居布置清雅簡約，半敞的窗戶旁擺設著一株枝幹遒勁的萬年竹，及地的淡紫帷幔偶爾

隨風飄盪。站在帷幔旁、神色凝重的宋麟春，依舊臉色泛白，雙頰異常瘦削，病容卻遠遠不及榻上人的淒楚可怖。

「宋師兄，我爹到底怎麼了？」腳才剛邁過門檻，師秉蔓便緊張問道。帷幔後躺著一名老人，面色發紫，雙眼翻白，口齒不清地嘟噥著。

「師幫主的情況變糟了，我送早飯時，他只是昏迷不醒，大概一個時辰前，他人雖醒過來，卻變得神智不清。」宋麟春眉頭深鎖道。

「豈止神智不清，師幫主已是個瘋癲之人。」雍唯心道，卻深知宋麟春的婉轉含蓄，是為了安撫師妹。

大步上前坐到榻上，師秉蔓柔聲叫道：「爹，是秉蔓，女兒來看您啦！」空洞幽暗的廂房裡，迴盪著師致鳴的喃喃自語。「爹，您快醒醒吧，不然秉蔓可要生氣了。」少女兩掌緊握著老人薄弱的肩頭，開始使力搖晃著師至鳴，老人嘴裡仍舊嘟噥個不停。

後記

把書看到這一頁的讀者們，玄黃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，也希望你們會繼續支持我。

想不到寫一本原創故事，會比寫十餘多篇論文難。對我而言，難度不在於兩者之間的字數差別，只要有靈感的話，寫故事內容基本上不會是個問題；難是難在如何使整個故事的鋪排，連貫緊湊而又符合邏輯，同時在經已被自己設下的世界觀、人物設定和明朝歷史等的框架內，突破自己的想像力，從而為讀者帶來驚喜。

我是在差不多寫好此書時才得出這個結論，所以這是一個尚要被克服的困難。不過，寫《茶盜·塵緣起》時，我還是為了故事劇情而嘔心瀝血、絞盡腦汁。假如你覺得整本書毫無驚喜、劇情平平無奇，那我只能說：「很遺憾，我的處女作不能讓你感到耳目一新。」

我的理解是，讀者能否對一本書產生共鳴，除了跟讀者的個人愛好、不同時代的理念和價值觀有關之外，還會因應每個讀者至今的人生經歷而有所不同。我們的生命中，總會有些人充滿著戲劇人生，此書故事只怕不夠他們的人生有趣——當然，「戲劇性」的定義也是因人而異。

不管怎樣，能跟不同的人多多交流，拓展一下我的視野，總是利多於弊，蕭朗鏗有「瞽視」（色盲）這個設定，就是本人公幹時，跟一名患有色盲的客戶見面後才想到。至於雍唯和師秉虞這種俊男美女、毫無創意且濫得不能的設定，則是考慮到大部分讀者的口味才決定用上；寫茶童曦和老翁蕭鏘反而比較過癮，而且我總覺得不論是在故事裡，還是在現實生活裡，老幼總是很容易被人忽略，而我不希望我的小說也是如此，因此我會盡量在下一本的故事內容裡，為曦安排更多的「戲份」。

我寫這本書時所遇到的最大挑戰，大概就是寫對白了，某部分是因為我本就不愛說話，就是開了口，話也總是乏味無趣，出自自我口中的笑話，總因

茶盜

· · ·
塵 緣 起

書名：茶盜・塵緣起

作者：玄黃

編輯：青森文化編輯組

設計：4res
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出版日期：2018年2月

ISBN：978-988-8490-43-1